

修管道 純上



幾周前，突然發現家中半地下車庫的天花板上滴水。起初我沒在意，以為是天氣乍暖下水管回潮，所以天花板上接通管道的孔洞裏滲水。後來水滴增多，不但地面濕漉漉的，天花板也浸透了一塊。開始我還心懷侥幸，希望是前幾日下大雨造成的滲水。請小鎮經驗豐富的羅素老人來看，他卻說毛病可能在樓上。於是又給小鎮銷售抽水馬桶、台盆、落水管的店家打電話，他們答應翌天就派人來查看。

這家公司主打取暖、製冷和下水道設備的維修和置換，我的鍋爐和中央空調都是從他們那裏買的。幾年前還請他們置換過廚房的下水管，質量、服務都不錯。小鎮居民不足一萬，彼此知根知底，用他們較放心。第二天一早，來了個叫約翰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像是上次來修下水道的朗迪的徒弟。他聽我說明情況後，從車庫走到隔壁的洗衣房，查看了下水管的走向，然後問我滲水情況最近是否惡化。接著讓我到樓上按馬桶的抽水開關。果然，樓上一抽水，車庫天花板的那一處就開始漏水了。

約翰立刻給在另一處做工的師傅打電話匯報。朗迪讓他用錘子敲開天花板，找到病灶。約翰對我說明，找到原因才能修理管道，他會負責切割整齊、收拾乾淨。我同意後，他開工，我回樓上做事。十五分鐘後，朗迪被徒弟的電話召來，告訴我找到原因了。原來，樓上抽水馬桶下面的黃銅管有一段因年久失修，出現漏洞，必須切除並換成PV管。朗迪告訴我，進水管較粗壯結實，排放生活污水的出水管較細，容易壞。好在漏水處只限於抽水馬桶下方，衛生間的澡盆和台盆管道都沒問題，可照常使用，只是我暫時得使用地下室的另一個抽水馬桶了。約定了修理時間，他們離開後又打掃乾淨，並帶走了拆下的天花板。

朗迪本來說好第二天早晨九點前來置換管道。但他在另一處做工，我打電話催了幾次，他將近九點半才到，讓急著上班的我好不甘心。幸好修理計劃照常進行，我放心地出門了。下午兩點，我在辦公室做事，他打電話說一切完工，他會清理乾淨，關上車庫門後離開，日後再寄帳單。

朗迪交代清楚自己的工作不算完，還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去找人重新封好天花板。他切切關照，抽水馬桶馬上能用，但最好過一兩周，等天花板乾透後再封頂。而且要讓來人先清理一下管道的外壁，去除污垢，再做好密封工作。密封不好的話，樓上衛生間冬天會太冷。記得上次來修廚房管道，他也很細心地自帶舊床單，修理時鋪在地上，沒有弄髒地板。朗迪一貫的敬業精神讓我感激。

下班後我回家一看，管道煥然一新，整整齊齊，垃圾也全部清掃乾淨。衛生間恢復正常使用，令人欣慰。過兩天收到帳單，一共花了四百一十二美元，其中材料費一百多，人工倒要三百多，價值不菲。但朗迪的人品和技術我信得過，他做事不「拆爛污」，不會留下一堆後遺症。當初父母家衛生間的地漏出現問題後，一連翻修五六次，住了兩次賓館才解決問題，真是勞民傷財。

在美國買房，雖有獨門獨院的優勢，但檢修、保養頗麻煩。屋內設備房主當然自己負責，屋外除草、掃雪等工作也不能懈怠，否則自己不方便事小，還會收到市政府的罰單。但有了朗迪這樣富於「工匠精神」的小鎮服務人員，他辦事，我放心，兩三天就徹底解決管道漏水問題，讓我省了不少心。

世界杯韓日隊值得稱頌

祝之



世界杯進入淘汰賽之時，有一個現象頗奇怪，香港不少球迷似乎要捧大熱球隊如巴西、德國、阿根廷捧到底，儘管這些球隊的表現並未如人意。上屆冠軍德國，十戰十勝，今屆卻連十六強都不入；巴西戰哥斯達黎加的一役，要到加時的「危險六分鐘」才有入球；阿根廷對克羅地亞也戰敗。令筆者更覺奇怪的是，韓國和日本兩隊表現異常出色，卻被更多人忽視。

從慣常情況看，說是「迷」，一旦迷起來，其偶像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偶像縱有缺點，迷的人都視而不見，即使看見了，也不肯承認是事實，裝作看不見，在矛盾的心理影響下，便只有「失望、不想再提」此等逃避態度。觀乎巴西的尼馬上場時過於造作，既似模特兒，又似演員；阿根廷的美斯，在球場上，派懶散模樣，似散步多過似比賽。從來「滿」便「溢」，謙遜才會勝利，才是真正的球員。

韓國竟然能打敗德國，雖然最終未能出線，但本屆踢的三場賽事，每一場都拚盡全力。日本隊不少球員在歐洲作賽經驗非淺，本來已訓練有素，不是猛將，勢難被歐洲球隊看中，然而，日本隊踢世界杯，一上場，即上下一心，沒有大牌與小牌之別。韓日兩隊每屆世界杯都有進步，並且是戰進三十二隊中的常客，今屆更戰得虎虎生威，令其他球隊生畏。

看球賽與看其他問題其實一樣，是真是是，非其非非，心中必須有一把非常標準的尺，才能把事情量度得準確。



世界杯已過半，心愛的西班牙隊雖然止步十六強，難免有點惋惜。西班牙仍是我的夢想國度，首次踏上它的回憶依然點滴在心頭。那是我初訪歐洲，對那一切未曾謀面的事物充滿了好奇和憧憬。西班牙一行，既走訪過大熱城市，也遊歷過小眾城鎮，其中有兩個地方至今難以忘懷，那就是有歐洲陽台美譽的內爾哈（Nerja）和白色小鎮弗里希利亞納（Frigiliana）。

內爾哈和弗里希利亞納離得不遠，兩地相隔十幾公里，建議順道同遊。通往Nerja的交通並不複雜，一可以自駕，二是坐ALSA大巴前往，當時我就是從格拉納達汽車站出發，全程大概耗時兩個小時。大巴票可提前網上預訂，再到車站換票；也可當場買票，不過要注意規劃好時間，畢竟錯過最近班次，就得白白在車站多等一小時。

往內爾哈的一路上群山此起彼伏，廣闊無際的田野，這一切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顯得生機盎然。越臨目的地，綿長美麗的海岸線和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就會慢慢浮現



香港文學泰斗劉以鬯遽然去世，香港文壇新老粉絲一片哀傷。大家不能不聯想到劉以鬯的另一半羅佩雲女士此刻的心情。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香港藝術發展局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團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給劉以鬯先生，還記得那時劉太太捧着一大束鮮花喜滋滋走上台，熱烈祝賀丈夫，場面溫馨感人，全場觀眾起立，為一對情深意重的世紀夫妻熱烈鼓掌。著名文學家小思老師代表劉先生宣讀獲獎感言，最後一段，讀出了劉以鬯的最深情表白：

「特別感謝照顧我五十多年的太太，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這樣一句很普通的感謝句子，沒有任何修飾，完全不花巧，卻是字字珠璣，句句實在，凝結和見證了劉以鬯和羅佩雲半個多世紀以來堅貞的愛情和同甘共苦走過的崎嶇的文學旅程。

我作為出版社的總編輯，也作為業餘的寫作人，無論是在給人打工、做新書推銷的行街，抑或和瑞芬主持自己出版社的時期，我看多了純文學書籍滯銷的慘情而對出版純文學圖書失去信心，甚至懷有戒心；甚至對投資出版任何一內容健康的書，也不免戰戰兢兢，小心謹慎。

但二十七年（一九九一至二〇一八）來，劉先生的著作，由我和瑞芬主持的小小出版社畢竟還是出版了十五種，算是小小的奇跡。

兩位女性撐大局 東瑞

這個奇跡外界有時很費解。這源於彼此的緣分。

有一種緣，很神奇，叫「信任」。

另有一種緣，很美妙，叫「敬仰」。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因投稿劉以鬯先生編的《快報》副刊、《星島晚報》文藝周刊「大會堂」、《香港文學》而認識劉以鬯先生。九十年代初，出版社創立後，劉以鬯、羅佩雲夫婦很支持，也對我們很信任，這種信任，就比白紙黑字的出版協議還有用。我們只是小型出版社，人員精簡，避免了人浮於事。辦事喜歡一是一，二是二，老老實實，按章辦事遠遠不如彼此內心裏那份默契。

我們敬仰資深老作家，尤其是瑞芬，非常支持劉老的創作事業。我們奉行的是，寧願出版富有文學和留存價值的作品，少賺或不賺錢都不要緊，可以用其他暢銷書彌補。

就在那樣的緣分下，我們出版了劉以鬯認為比較重要的《島與半島》，這也是我們出版社出版他一系列著作的第一本。強烈的社會現實背景，真實的新聞事件，被融入了一個家庭的生活，結構是那樣地新穎，一新我們讀小說的迴異感受。

那時，許多報紙老讀者都知道劉先生，但不知道或分不清他寫作策略上備有兩手。他的書，因為出得還不太多，不可能十分搶手。《島與半島》銷行很慢。

投緣，還需要膽識。我另一半瑞芬膽子倒比我大多了，她欽佩劉先生對文學的堅持，每到一定時候，都乘著和劉以鬯夫婦一起飲茶的機會，向劉太太約劉先生的新稿。所謂新稿，

並非新寫的，而是那些還未出版過的早期寫的連載小說。由於翻箱倒櫃需要時間人力，劉太太面有難色卻又露喜色。

幾經催促，一本本書稿經修訂，先由劉太太交到瑞芬手中，再由我安排重新打字、包裝到出版。

前面說過我的投資勇氣沒有瑞芬大；瑞芬凡事敢於一搏。

有兩件事最可說明，二〇〇〇年劉先生失去主編《香港文學》工作，感到十分失落，瑞芬為鼓勵他，答應一連為他出三本書。這三本中，就有最重要的長篇版《對倒》；其次，是在劉以鬯生命的晚年，他已完全沒有動筆寫作，連出版的具體事宜都全權交給太太辦；而我口才、應對的能力也沒有瑞芬好，於是文學大師在我們社的最後幾期本書，如《天堂與地獄》、《敢榜》、《熱帶風雨》、《吧女》、《香港居》都幾乎是瑞芬邀約劉大，劉大經手，談妥了書的封面構思，才把剪報和封面資料交給我執行的。

兩位女性撐起了經典名著的出版大局，堪稱頗為微妙。

回想起來，每次飲茶，我和劉先生話都不多。我在想，沒有如此投緣的兩位女性在幕後這樣把握出版時機，沒有她們在天南地北的閒聊中的對書出版細節的詳細對談，我們出版社不可能在二十來年中堅持不懈，前前後後出版了劉先生十五種著作。

劉先生的書走進書店、走進圖書館，走進讀者的心，走進電影，劉太和瑞芬功不可沒！我們應該感恩男人背後的這兩位女性。

Roy Newell：明亮且複雜

李夢



最早聽聞紐維爾（Roy Newell，一九一四—二〇〇六）的名字，是透過YouTube上的一段短片，名叫《被遺忘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之所以用「被遺忘」來形容這位美國畫家，是因為與同時期的同鄉畫家如德庫寧和波洛克等人相比，紐維爾不論在世時的名氣抑或去世後作品在拍場的價格，都遠遠不及他當年的那幾位同道好友。與其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倒不如說是畫家本人的主動選擇。

因了Simon Lee設在紐約的畫廊正在舉辦紐維爾回顧展，我又有機會仔細觀看他的畫。看得久了，愈發覺得生動且富有深意，像是剝洋葱一般，每一層都是新鮮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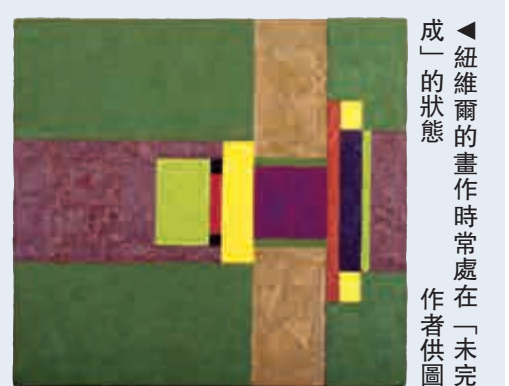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年，紐維爾生在紐約曼哈頓一個東歐移民家庭。他的父親早早地拋棄了他們，家中的四個孩子由不識字的母親撫養長大，生活困窘。因為沒錢讀書，小時候的紐維爾必須要找些事情打發時間，他身邊的小夥伴去了街上閒逛打鬧，他則躲在一旁畫畫。

窮人家的孩子請不起繪畫老師，紐維爾於是常去紐約四十二街上的公共圖書館借書。那裏離他的住處不遠，而且館藏豐富，這個勞工家庭的小孩，因此有機會接觸到法國畫家塞尚和俄羅斯人馬列維奇的畫作。前者幫他建構關於色彩的認知，後者則引他去往抽象藝術的世界中。紐維爾之後大半生的創作，常用色彩斑斕且大小不等的色塊拼接堆砌在畫布上，這其中不單看得出馬列維奇等俄羅斯至上主義畫家的影響，還依稀見到荷蘭人蒙德里安熱衷的方塊意象。

與風格派代表畫家蒙德里安筆下那些循規蹈矩的「方塊」相比，紐維爾畫中的方塊顯然更自在。當主張幾何式構圖的蒙德里安熱衷將



►紐維爾畫中常見不規則的方塊圖 作者供圖



◀紐維爾的畫作時常處在「未完成」的狀態 作者供圖

畫布以垂直或水平的線條分割成大小不等但形狀相仿的正方形或長方形時，紐維爾畫中的方塊卻是十足任性的：它們可以是傾斜的，可以擁有不平行的長短邊，甚至兩個或多個方塊之間的邊界是扭捏甚至參差不齊的。這樣的任性，也可以從與他同樣活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畫壇的波洛克和德庫寧的作品中，找見一二。

如果不是一九四〇年代初在四十二街的圖書館遇見德庫寧，紐維爾恐怕要遲幾年才會接觸到「抽象表現主義」這個概念。儘管十數年後的紐維爾與當年的同伴漸行漸遠，但那次在圖書館中的傾談，的確影響了他後半生的創作方向。可以說，紐維爾這一生的創作，一直不曾離開抽象表現主義的語境，他也一直在尋找表象以下，單個的色彩或是色彩組合可能建構的多義情境，也難怪《紐約時報》的藝評人會感慨紐維爾的調色板「明亮且複雜」。

之所以稱他畫中的世界紛繁多義，不僅因為畫家常常在同一幅畫作中用上冷暖對照鮮明甚至格格不入的多種色彩，還因為紐維爾作畫時有一個不同尋常的習慣：他總是反檢自己的作品。有些藝術家回望當年的創作，並不會改寫或重塑，而是將反思或回味之後的心得用在下一幅作品中，而紐維爾卻另闢蹊徑。他不斷

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在舊有的作品上覆蓋新鮮顏料，卻不是整片地覆蓋，而是選取其中的某幾個色塊，因應心情，敷上不同的色彩。故此，紐維爾的作畫時間被拉長了，甚至像是一個有始無終的過程。在他的世界裏，永遠沒有「完成」的概念。

如是這般「永恆未完成」的狀態，對於藝術家來說是自在率性的選擇，卻難為了藝評人與觀眾。結局開敞的文本固然歡迎各式解讀，卻也暗示出「沒有任何一種解讀注權威」這樣的道理。越到晚年，紐維爾越不在乎周遭的眼光。當德庫寧和波洛克為了應和當時的趨勢和受眾審美，將作品畫得愈發龐大、誇張且戲劇化的時候，紐維爾卻退回來，畫些小尺幅的作品，且越來越內斂，像是獨居的隱士一般，不為市場，不為報章評論，只為自己的興趣與審美的驅動而創作。如今我們會看他當年的作品，見不到同時期畫家如熱衷「滴畫」的波洛克以及樂意潑灑顏料的山姆·弗朗西斯畫作中張揚烈烈的意味，卻讀出一種「穩」，不是四平八穩無創見的那種穩，而是不顧從眾，別具一格。

試想，如果盛行一時的美国抽象表現主義僅僅有那些躁動興奮的畫作，而缺少紐維爾式穩厚清醒的反襯，恐怕會失色不少。

西遊記 若飛

眼前，心情不禁雀躍起來。

甫一下車，微涼海風迎面而來，這感覺真棒，瞬間慵懶自在起來。

離開內爾哈車站，直接前往內爾哈南側海岸上的圓形露台。露台上的視野很讚，據說能見度好的日子，還能看見北非大陸摩洛哥。站在露台往左右兩邊海岸望去，臨立著一座座具有地中海風格的白色小屋，小屋外牆用各種花裝飾着，幽美而安靜，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約上三五知己，往海岸線走去，在海灘上來個日光浴，看浩瀚大海潮起潮落，白色海浪你追我趕，愜意放鬆。倘若逛累了，不妨停下來在露天咖啡館小酌一杯，看看遊人，餵餵鴿子，也是另一番體驗。內爾哈小城雖不大，卻處處能發現美。只要用心體會和感受，你便會發現一路上都是好山好水好風光。

如果說內爾哈的海濱氣息還不能滿足你，那不妨去鄰近古老白色小鎮弗里希利亞納再溜一圈。弗里希利亞納依山而建，地勢曲

折蜿蜒。一座座刷得粉白的小屋錯落有致地蜿蜒在山間，狹長曲折的鵝卵石小道，純白的牆壁，紅藍色調的門窗，燦爛絢麗的花，精緻的瓷器，在地中海艷陽的照耀下，格外賞心悅目，隨手一拍，美景便定格如一張張明信片。

從小鎮入口處拾級而上，漫步在鵝卵石小道，拐角就會發現小驚喜：無處不在的鮮花，用陶壺堆砌而成的別致門牌，當地人用手工製的彩色小盤子掛在外牆做裝飾，格局精心布置的紀念品小店，忍不住駐足欣賞和感嘆，生活細節再小，也值得用心經營，讓人深感他們不僅在過生活，而且是在享受生活。

小鎮雖不大，想認真逛完也得三四個小時。如果走累了，小鎮上有小火車可以載你遊覽。那天我和朋友逛了半個小鎮，天色漸漸昏暗，就沒有再往山頂走，稍有遺憾，便沿路返回落客點。下山後，在小鎮廣場上看到一群小朋友在踢足球，嫺熟的腳法，華麗



▲白色小屋錯落於弗里希利亞納的山間

作者供圖

的轉身，敏捷的閃避，玩得可好了，我們忍不住過去合照，同時也感嘆，西班牙的足球文化真是無處不在呀。

回到落客點候車，我們幸運地迎來了人生第一次異國他鄉看夕陽的完美時刻，那感覺真是的奇妙又難忘。日落時分天空顏色變化萬千，變換起來特別神奇和魔幻，讓人挪不開眼，怎麼看都嫌不夠。夕陽無限好，只

是近黃昏，那時我似乎更懂這句話了。身在異國他鄉，能有機會和一群可愛朋友共賞夕陽西下美景，即便近黃昏，心情也依舊燦爛美好。

縱然在安達盧西亞這兩個比鄰的小城鎮上停留時間不長，但這段自由時光和幸運經歷足以讓我銘記於心，不時回味。西班牙，我們下次再會。